

世說新語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

弘簡錄卷一百七十

明刑部員外郎在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抄閱

道學 宋九之四

胡安國

子寅宏寧

張栻

喻樗

程迥

朱震

楊萬里

高閌

洪興祖

鄭樵

林靈

程大昌

徐夢莘

弟得之從子天麟

章如愚

新增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宣義郎淵子少以文章名入太學以程

頤友朱震文穎川靳裁之為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器重之

紹聖制策問欲復熙寧元豐安國對以漸復三代哲宗命再讀

注聽稱善擢居第三除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蔡京惡之俄提

舉湖南學事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薦二人乃

范純仁客也零陵簿李良輔希京意誣爲鄒浩請託京命湖南
提刑推治除安國名未幾良輔以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官政
和元年改成都學事連丁家艱服闋語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
今雖有祿將安所用遂稱疾築室墓傍耕種取給將終身焉宣
和靖康間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薦皆辭朝旨屢趣至京欽宗
留詞掖以待一日方午亟召見安國首奏明君以務學爲急聖
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揆事宰物莫先於此願召名儒
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虛懷訪問深發獨智次言爲天下國家
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凡有志必成治功
可立今南向視朝半載矣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
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開百執窺覷而浸潤之姦作用
人失當名器愈輕出令數更士民不信若不乘勢更張竊恐大

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宣示臺諫。隨事疏駁。若大臣議訕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語未竟。日昃暑甚。汗浹上衣。遂退。耿南仲斥以誹謗聖德。且曰。安國往時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下有不臣之意。上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卽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惟此人超然遠跡。不爲所好。上嘆息遣舍人晁說之宣旨。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既傾吳敏李綱。又搆說之與許景衡。懷姦徇私。並黜之。安國請舉實跡。載諸詞命。不報。朝廷已正蔡京罪。復搜黨與。知應天葉夢得坐落職。安國喜。人才得難失。易乃除夢得改小郡。何臬議分天下爲四道。安國又言內外之勢。

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若一旦區分遽令
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恐事權太重設有抗
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
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有警急各率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
尋以趙野總北道又言魏都地重野必誤事是冬金果大入野
被殺西道王襄擁衆不顧悉如其言舍人劉珪草罷李綱制謂
綱勇於報國侍郎馮濟言珪爲綱遊說珪坐貶安國論解越職
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必歸風憲此路若開
恐在朝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居省僅一月南仲
與桌擠之詔與郡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去前逾旬金兵圍都
城亟召不得達或憂其子寅尙在城中安國慨然曰主上至此
人臣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高宗卽億以給事中召安國言前

以繳奏徧觸權貴。今中興始建其間。政事弛張。人才升黜。若一繳駁。必更得禍。乃托疾以辭。黃潛善諷給事康執權論罷之。張浚薦可大用。紹興元年。仍以中書舍人兼侍講。入對獻時政論十二篇。論定計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曰。宜於建康以北。或關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曰。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鎮安陸。論立志曰。當決意恢復中原。祇奉陵寢。掃平讐敵。迎復兩宮。論正心曰。戡定禍亂。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願亟選正臣。多聞識。有志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論養氣曰。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彊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

疆於爲善。益新厥德。使無一可議。則至剛可以塞兩間。一怒可
以安天下矣。餘六條曰。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宏度。寬隱。言皆切
直。項之上聞其深於春秋。故以左傳令點句正音。因奏春秋經
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
費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專講春秋。上從之。會除朱勝。非同
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昔與汪黃同在政府。緘默
附會。致國勢不振。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滅棄綱常。天下憤鬱。今
強敵憑陵。用人得失。係國安危。若用以都督江淮。恐誤大計。遂
改除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呂頤浩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
調護聖躬。特命黃龜年書行。安國自劾求罷。因言昔公羊氏論
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謂權宜廢置。非所宜施於君
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邇來忘君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復加

選擢習俗旣成六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同列
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言其偃蹇朝命落職提舉仙都觀
臺諫江躋吳表臣懇留不報及勝非相安國浩然而歸五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不赴詔從其請令纂修所著春秋傳諫
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
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令學者咸思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
是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二程闕
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會安石蔡
京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
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
輔與中丞周祕御史石公揆論安國學術頗僻奉祠提舉太平
觀七年五月復召未至而罷八年春秋傳成來上稱爲深得聖

人之旨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左朝議大夫出常格
加賻賜田十頃諡曰文定安國登第四十年歷官不及六載朱
震被召問出處之宜語曰子發學易半生此事當素定世間惟
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出處去就如人饑
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動止
皆內斷於心至於浮世利名如蠅蠓過前何足道哉故自渡江
以來稱儒者進退合義必以安國尹焞爲首侯仲良嘗嘆曰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之外一人而已始頗重秦
檜及擅國柄遂與之絕所與交惟游酢謝良佐楊時良佐嘗語
人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猶子寅字
明仲將生安國妻夢大魚躍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宣和中游辟
雍遂登甲科張邦昌欲妻之不肯靖康初何栗薦除校書郎受

學楊時遷司門員外郎邦昌立寅不書議狀迺太學中棄官歸
建炎三年張浚薦爲駕部郎官上書高宗謂當糾合義師北向
迎請不宐遽膺翊戴亟居尊位偷安歲月敵入關陝漫不捍禦
盜賊橫潰莫敢誰何元元無辜百萬塗地地方且製造文物講行
郊報自謂中興不思久圖一向畏縮此皆失人心之大者自古
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
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爲榮苟且以爲安而能
久者又言漢武帝唐太宗其得志四裔必併吞掃滅而後已今
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望於凶頑之粘罕有是理哉且
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
決無可成之理又曰大亂之後風俗委靡欲丕變之在於務實
效去虛文所謂實者治兵擇將誓戮大憝孝弟之實也屈已求

賢。信用羣策。求賢之實也。不爲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卽日行之。納諫之實也。擢智勇忠直之人。駕馭以恩威。結約以誠信。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申明階級。變易驕悍。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久於其官。痛刈姦賊。廣行寬恤。愛民之實也。若乃遣使乞和。冀幸邀請。和顏泛愛。外示其禮。醜正惡直。內輕其言。親厚庸奴等。威不立。教習兒戲。紀律蕩然。軍須戎具。征求取辦。蠲租赦令。苟以欺之。皆虛文耳。願以此六實奮行之。無徒戴黃屋。建幄殿。立仗警衛。贊者引百官入。奉起居。以此度日。彼粘罕方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土。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以此較彼。孰勝孰負。孰得孰失。乎。又言。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朝。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卽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卽收。故能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神哲以後。斥絕君子。

去不還崇信小人一任不改豈惟敗當時之政且以貽後世之
害今君子旣日遠而銷亡小人方蕃息而未艾所以誤國破家
至毒至烈明主可不深畏而痛戒之哉宗澤一老從官耳猶能
推誠感動北連懷衛同迎二聖尅期密應者無慮數十萬何況
陛下乎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
尋知永州紹興四年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疏言
自丁未以至甲寅所爲卑辭厚禮遣使不知凡幾矣然能知二
聖之所在聞二聖之聲音得女真之要領者果何人與但見歸
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陷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
所懼在劫質所畏在用兵故爲此以餌中國不意坐受其餌旣
久而不悟也詞旨剴切上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旣而張
浚自江上還寅復奏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修德息

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其說與浚異遂乞郡就養先是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或飾情相悅含怒相訾使人主命德討罪之意不伸自今乞以爲戒故寅所掇詞多誥誡之旨辨宣仁聖烈之誣及行遣章惇蔡卞詞皆寅撰進由是忌嫉者衆竟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改集英殿修撰知嚴興永州召爲禮部侍郎徽宗寧德訃至故事以日易月寅疏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諱終喪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兼侍講直學士院父憂免喪除直學士以避秦檜乞致仕檜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正言章復追論不持本生母服及諫通鄰好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復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其文根著義理有裴然集讀史管見及論說評說宏字仁仲幼事楊

時侯仲良旣長克傳父業紹興間上書言治天下有本在于仁
仁在于心心官茫茫莫知其鄉其體有所不察則不知有所顧
慮有所畏懼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矣此臣之所大
憂也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爲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察
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試當政事不干便佞下陳佳
麗不御之時沉思靜慮方今事孰爲大患孰爲急有必歉然而
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
矣又言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或潛萌僭
逆協贊亂謀而陛下顧慮畏懼忘萬世不磨之辱置臣子必報
之讐使九廟神靈終天屈辱父兄魂魄終天暴露不幾倒行而
逆施乎疏入不報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秦檜貽書其兄意欲
用之宏作書答檜辭甚厲人問之對曰正恐其再召故勇絕之

耳槍死復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稱其言約義
精道學之樞要致治之著龜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宇和仲初蔭補官召試館職除敕令所刪定官秦檜問寧燿
知樞密院事外議云何答曰外議以爲相公必不爲蔡京之所
爲俄遷太常丞祠部郎官出爲夔路安撫司參議官尋知澧州
主管台州崇道觀卒

張栻字敬夫浚子穎悟夙成父大器之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
孝之實長師胡宏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栻益自奮勵作希
顏錄蚤夜觀省以聖賢自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語備載初弘道錄

蔭補祕閣從父開府幕僚皆一時之選栻內贊密謀外叅庶務
其所綜畫諸人以爲不及問以軍事入奏因言陛下上念宗社
之讐恥下閔生民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

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因循之弊可以盡革矣。孝宗異其言遂定君臣之契及浚浚營葬甫畢卽拜疏企人世讐異時朝廷雖興編素之師隨遣玉帛之使是講和之念未忘於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名寇然亦安知非天欲籍是以開聖心哉。繼今以往深察此理益堅此志專務自強使此心純一貫徹止下了然無纖介之憾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挽回敵不難却。劉珙薦除知撫州改嚴州入奏惓惓以立誠感天地人心爲言謂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

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必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然其所施必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必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名爲吏部侍郎兼起居侍立官。入見。上喜曰。卿知敵事乎。連年饑饉。盜賊四起。有可圖之勢。忾對金國之事。臣實不知。境內之事。臣竊知之。比年諸道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上爲。默然因出所奏。以爲國家有事。必先得必勝之形。其形當在於早定。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方欲正名恢復。以伸於我。又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則淺陋畏怯。固益甚矣。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